

汉日“一量名”否定格式对比研究

王欣·劉富華

要旨 言語研究の上で注目されてきた課題に、否定と数量との関係がある。全量否定もその一つである。中国語と日本語には、数字「一」と助数詞、名詞からなる構造（以下に「一量名」構造という）が否定と呼応する特定の構文がある。当該構文は全量否定を表す強調形式であり、また「一量名」構造は、数量表現であると同時に否定極性表現でもある。

本研究では、否定と数量の関係、特に否定極性表現の原理を解明する手掛かりとして、当該「一量名」否定構文を取り上げ、統語、意味、語用の各側面から中日比較研究を行った。本研究を通じて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は、1) 全量否定を表すのに、中国語では無標形式と有標形式が同じメカニズムによるが、日本語では異なるメカニズムによる。2) 「一量名」構造を他動詞や非能格自動詞の主語（外項）とすることは、中国語には制限があるが、日本語にはない。この相違は「一量名」構造の特徴に起因する。また3) 当該構文における助数詞と名詞には意味、語用の点から制約が生まれる。

キーワード 一量名 全量否定 制限 中日対照研究

0 引言

语言中否定范畴与数量范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汉语和日语中都有用数字“一”+量词+名词（以下简称“一量名”）的结构与否定相呼应表示强调的格式。李宇明（1998）曾指出“一量名”+否定的格式在汉语中有往大处强调和小处强调之分。日语中也有同样的区分，在此本文只讨论“一量名”表小量的现象¹。沈家煊先生（1999：95）指出：在“否定量域规律”和“全量肯定否定规律”的支配下，要否定一个概念一般就否定这个概念的极小量。石毓智（2001：41）也指出“1”是自然数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常常借用它与适当的量词相配表示完全否定。在汉语和日语中“一量名”+否定都是表全量否定的强调格式，但同时“一量名”否定格式在汉语和日语中都存在复数形式，这些形式反映出“一量名”结构在句中的句法位置、有无其他焦点凸显词语的参与等复杂的侧面。本文将立足于前人研究的基础，试图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对“一量名”否定格式进行汉日对比分析。首先从句法层面分析汉日“一量名”否定格式存在的各种形式，确立不同形式的焦点凸显度和否定语义强度；在概括分析各种形式的使用及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之上归纳汉日对“一量名”否定具体形式的选择和制约因素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并力求对差异给出合理的解释；进而分别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分析“一量名”否定格式对量词和名词的选择和限制。

1 汉日“一量名”否定格式的形式变化及其否定语义

1.1 汉语中的“一量名”否定形式

汉语中“一量名”否定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无标记否定形式，即“一量名”结构在

否定词之后，如例(1)a；和有标记否定形式，即“一量名”结构在否定词之前，如例(1)b和c。

- (1) a. 他没喝一口酒。²
- b. 他一口酒也没喝。
- c. 他连一口酒也没喝。

“一量名”结构中的数量词语表示主观上认为的最小量，这一格式正是通过对它的否定来实现对整个量级序列的否定。沈家煊先生(1999:108)指出“一量名”在否定词前还是后意思一样，都是全量否定。但是在否定词后是无标记的词序，在否定词前是有标记的词序，无标记的否定量域是大于等于“一量”；有标记的否定量域是小于等于“一量”，即二者的否定结果虽然相同都表示“全量否定”，但是否定的机制是不同的。石毓智(2001:43)也持相似的看法，他指出：最小的数量成分在否定句中用在动词前和动词后的意思完全一样。用在动词前是完全否定，用在动词后的是不完全否定，但含义都是完全否定。宋文辉(2005)结合被否定的名词短语的位置和指称性，反驳了两位先生的观点，他指出：最小量是否定极性成分，否定极性成分一般都是无指的，否定极性成分在否定词前后都是表示“少于最小量”的意思。本文同意宋文的观点，汉语中“一量名”成分在否定标记前和后都是无指的，对其的否定都是表示“少于”，因为没有比一量(最小量)再小的量，也就没有可以肯定的量，所以就达到了对整个量级的否定。

1.2 日语中的“一量名”的否定形式

日语中“一量名”的否定形式也有无标记和有标记之分，无标记否定形式是“名词+一+助数词(基本相当于汉语的量词，因此下文中统称为“量词”) + も” + 否定，如例(2)a和c；有标记否定形式是“一+量词+の+名词+も” + 否定，如例(2)b。

- (2) a. 彼はお酒を一滴も飲まなかった。
- b. 彼は一滴のお酒も飲まなかった。
- c. 彼はお酒一滴飲まなかった。

无标记否定形式“名词+一+量词+も”的词序根据奥津敬一郎(1969)的观点，数量词后置于名词是一种“同格名词结构”，从语义上看名词部分是对事物“质”的侧面的描述，数量部分是对事物“量”的侧面进行的描述。在语义上强调“数量”，与名词部分相比表数量的成分为中心语，在读音上数量成分一般也重于名词部分。在此“一量”是否定极性成分，表示主观上认为的最小量，否定量域是大于等于“一量”即表示“少于”一量，因为“一量”已经是主观上认为的最小量，所以没有比最小量再小的量，通过对它的否定实现对整个量级的否定。

有标记否定形式“一+量词+の+名词”的词序根据奥津敬一郎(1969)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整体对事物进行叙述的，Downing(1993)也指出数量词作为限定词前置於名词形成“QのN”结构时，指特定的个体³。也就是说日语中有标记否定的“一量名”是有指的名词短语，其中心语是名词部分，与量相比更倾向于表达指称对象，作为一个结合紧密的整体在读音上多采用平板式。宋文辉(2005)指出：有指的名词短语表达的是现实情态的量，因为衍推只能在相同情况下进行，现实情态的量只能衍推现实情态的量，所以对它的否定表示对这个量的全部否定。在这里就是对“QのN”所表示的这个整体进行全部否定，这与无标记的否定表

示小于某个量不同。

也就是说日语中的“一量名”否定格式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达到了相同的否定结果。无标记否定形式强调“一量”，否定量域是大于等于“一量”，即表示“少于”强调的“一量”，实现对整个量级的否定；而有标记否定形式的“一量名”结构是有指的，语义中心强调的是“名词”部分，否定语义表示对这个整体（量）的“全部否定”。

1.3 焦点凸显度

1.3.1 “也”和“も”

除了有标记否定和无标记否定以外，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在这个否定格式中“一量名”成分还经常伴随副词“也”、“都”和“も”等焦点强调副词。倪建文（2001）发现汉语中含有“一量名”的否定格式中“也”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都”，为行文方便，这里我们仅以“也”为例加以说明。本文认为这里的“一量名”否定格式中的“也”表类同，参考沼田善子（2009）的分析对例（1）b所表示的语义可以这样分析。句子主张的语义是：“一口酒没喝”；同时作为蕴含语义表示：本来以为“一口酒”他会喝，可是与想象相反，和其他（比一口多的程度）一样，也没喝，即得到全量否定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人们对于意外事件总要给予比其它（意料之内的）事件更多的关心和注意，这也就是一般情况下会解释这里的“也”表强调义的原因。

同样在日文中这一格式也经常伴随提示助词“も”的参与，本文认为“も”在这里也表类同，在无标记否定形式中提示助词“も”加在事物“量”的侧面上，如例（2）a中的“一滴”上，“一滴”在这里表示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本来以为“一滴”他能喝，可是与想象相反，和其他（非最低程度）一样，也没喝，即得到对整个量域的否定结果。同时用这种形式也表示对结果的意外，进而加以强调。

在有标记否定形式中提示助词“も”加在有指（特指）名词性短语上，如例（2）b中的“一滴のお酒”上，也就是说本来以为“一滴のお酒”他能喝，可是与想象相反，也没喝，通过衍推现实情态量得到全量否定的结果。这里的提示助词“も”也表示对结果的意外，表语义强调。

1.3.2 “类”否定

李宇明（1998）、胡清国（2006）等都证明了在“一量名”否定格式上添加“连”字之后该格式的焦点更加凸显。张旺熹（2005）指出汉语连字句形成的语义基础是人们作为观察和把握外部世界的基本尺度的“理想化的认知模式”，人们以“理想化的认知模式”为基点来把握外部世界事物或事件内在关联性的程度即“情理值”，有了情理值的大小，便可以据此将事物或事件进行序位化。本文同意张文的分析，“连”字的本义表“甚至”，汉语通过在“一量名”有标记否定形式的基础上添加“连”字，进一步凸显出“一量名”的“情理大值”地位，即主观最低程度，通过对它的否定表达来实现对整个量级序列的否定。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量名”仅仅是在数量层面满足连字句的端点（起点或终点）序位要求，但是在有具体语境限制的情况下，“连”字结构还将同时激活“一量名”结构中的“名词”与其他名词之间的相应的情理联系，此时也就建构起了名词之间的某种序位。

(3) a. 他帮我忙了整整一天，可是连一口水也没喝就走了。

? b. 他帮我忙了整整一天，可是连一口酒也没喝就走了。

通过对上例(3) a与b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a句中的“水”明显比b句中的“酒”具有更大的“情理大值”，所以a句的可接受度要比b句高得多。在语义表达结果上，a句超出了名词“水”本身所指称的事物，作为否定结果的语义解释，a句蕴含了“水”所代表的饮料的这一类，甚至蕴含了帮忙后可以(应该)得到的报答的所有“类”。

日语中也经常使用以例(2) c为代表的结构，即只用名词和数词，不添加任何助词，甚至连名词后的格助词也隐去的结构。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日语中的无标记否定是强调“数量”的，数量部分重读；有标记否定是强调“名词”的，“一量名”结构作为一个结合紧密的整体采用平板语调。例(2) c所代表的结构中名词和数量部分会被同时重读，重读是重要的凸显手段。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例(2) c所代表的结构是同时强调名词和数量的。因此不仅数量为“一量”就足够了，名词所指称的事物也要有典型性。具体内容我们会在“一量名”否定格式对名词、量词的选择和限制一节做进一步论述。

(4) a. 彼は一日ずっと手伝ってくれて、最後に水一杯飲まずに帰った。

? b. 彼は一日ずっと手伝ってくれて、最後に酒一杯飲まずに帰った。

通过对上例(4) a与b的比较我们同样可以发现，a句中的“水”明显比“酒”具有更大的“情理大值”，所以a句的可接受度比b句高得多。在语义表达结果上，a句超出了名词“水”本身所指称的事物，作为否定结果的语义解释，a句蕴含了“水”所代表的饮料的这一类，甚至蕴含了帮忙后可以(应该)得到的报答的所有“类”⁴。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和日语“一量名”否定格式的相同点是：都有“无标记”和“有标记”形式之分，而且各种形式之间存在否定强度上的差异；都有语义强调形式且蕴含对“类”的否定这一语义解释上也基本相同。两种语言表现出的这些共性是我们对这一格式进行语言对比的基础。但同时汉语和日语“一量名”否定格式也表现出不同：汉语中的“一量名”成分在“无标记”和“有标记”形式中都是无指的；日语中的“一量名”成分在“无标记”形式中是无指的，在“有标记”形式中是有指的，日语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达到了相同的否定结果。下面本文将对具体选用无标记形式还是有标记形式所受的限制等加以分析。

2 选用无标记形式还是有标记形式及其所受的限制

2.1 汉语中“一量名”否定格式无标记和有标记形式的比较

郭锐(1998)指出“一量名”结构位于VP之后，仅仅是句子的常规焦点；而移位到句子的VP之前，是一种非常规的配位语序，这种非常规的配位语序更能突出焦点，符合汉语的一般倾向。语言中有标记语序格式自然比无标记格式表现出更强的凸显度和主观性，因此说话人为了突出焦点或强调主观态度、评价时，便倾向于使用有标记格式。韩志刚(2002: 253-254)、张旺熹(2005)等的研究都证明了选用添加焦点标记“连”，“也”，“都”字形式时，直接指明焦点，使焦点更加凸显出来，同时也表现出更强的主观性。另外胡清国(2004)通过对“一量名”否定格式语法化的共时表征与历时轨迹的描写，分析了“一量名”有标记否定格式是一个后起的，正处于语法化过程中的格式。“一量名”+否定结构内部成分之间结合紧密，结

构趋于定型化，因此其句法功能更为齐全，“一量名”+否定这一语序运用比较自由，较少受到限制。在汉语的实际语料和交际中有标记形式远远超过无标记形式，被大量选择使用。

2.2 汉语中要求强制选用“一量名”否定格式无标记形式的情况

在汉语中虽然有标记形式较无标记形式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在有些情况下要求强制选用无标记形式。胡清国（2007）运用韵律语法理论指出：（一）当动词为单音节的“没”时；（二）当“一量名”中有复杂定语时要选择无标记语序，如例（5）和（6）。

（5）只剩下曹太太和高妈，没一个男人！（老舍《骆驼祥子》）

（6）林筠的脸上没有一丝抱怨或者在叙述同类事件的时候女人通常会表现出来的怨恨，她很从容。（安顿《绝对隐私》）（例文转引自：胡清国（2007））

此外郭锐（1998）注意到汉语中含有“一量名”的否定句在句法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举例说明下面例句是不成立的：

（7）*a. 一个人也不工作。 *A. 不工作一个人。（主语，不及物动词）

（8）*a. 一个人没参加。 *A. 没参加一个人。（主语，及物动词）

他运用“主语和宾语”的概念从配价的角度予以解释，得出结论：（一）当“一量名”成分做宾语时，谓动词是及物动词；或者（二）“一量名”成分做主语时，谓动词表示状态和变化的意义情况下，“一量名”的数量前置型否定句是自然的。贾黎黎（2005）在沿用了郭锐（1998）“一量名”前置型否定句是通过“一量名”后置型否定句派生出来的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有关“非作格不及物动词和非对格不及物动词”以及“域外论元和域内论元”的理论对郭文所指出的（一）和（二）的共同点进行了说明。即郭文所归纳的（二）实际上指的是非对格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它跟（一）中的及物动词的宾语一样同属于域内论元⁵。就是说在汉语中根据“一量名”在否定句中所承担的角色不同，格式受到句法上的限制。即：如果“一量名”成分在句中为“域内论元”，无论谓动词是及物动词还是非对格不及物动词，“一量名”否定格式的有标记形式还是无标记形式都成立。但当“一量名”成分在句中作为及物动词或非作格不及物动词的域外论元时，就要通过在“一量名”前附加存在动词形成“没有+‘一量名’”格式，使“一量名”转为“没有”的宾语，即域内论元格式使用，如例（9）和（10）。

（9）老总的设想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可让他也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签售活动开始了，尽管周围挤满了人，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掏钱买我的照片⁶。（北）（及物动词）

（10）老百姓天天吃野草，糠皮，没有一个人投降。（北）（非作格不及物动词）

例（9）只能说“没有一个人掏钱买我的照片”，不能说成“一个人没有掏钱买我的照片”；例（10）也只能说“没有一个人投降”，也不能说成“一个人没有投降”。“一量名”在此突出表示数量意义，即最小量。

2.3 日语对有标记形式和无标记形式的选择及限制

本文在上面已经指出：对汉语的分类是依靠“一量名”在否定标记的前还是后划分的，对日语“一量名”否定形式的分类是依靠名词和数量词的词序来建构的⁷。同时也指出日语中的“一量名”否定格式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达到了相同的否定结果。日语中“一量名”

无标记否定形式（包括强调形式）是日语的常规格式，其句法功能齐全，在运用上自由，基本不受限制。而有标记否定形式的“一量名”结构是有指的，语义强调中心是“名词”部分，通过对这个有特指的“一量名”结构的否定实现对其所衍推的整个量的“全部否定”。因为有标记否定格式的这个“有指”的特性，在使用上该形式受到较多的限制，换言之就是说这个有指的名词短语需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可根据共同信息，语境等推测的。下列句子的a句就不能转换成“一量+の+名词”的语序出现。

- (11) a. 街には一人っ子一人見えなかった。
*b. 街には一人の一人っ子が見えなかった。
- (12) a. あたりはしーんとして、物音ひとつしない。
*b. あたりはしーんとして、ひとつの物音はしない。
- (13) a. このごろの若いやつは挨拶ひとつ満足にできない。
*b. このごろの若いやつはひとつの挨拶が満足にできない。

（例子引自《日语句型词典》）

例(11)a是固定用法，因此不能换成b句，(12)、(13)中的a句也都不能换成b句。上面我们说了有标记否定形式的“一量名”结构是有指的，可是我们是无法推测(12)句的“物音”和(13)句的“挨拶”在这里指哪一个“物音”和“挨拶”的。而且这里“物音”和“挨拶”都表抽象义，也不符合有标记否定形式语义强调中心是“名词”部分的内容。此外，水野(1993)在解释使用“一量+の+名词+も”的语序时，常常选用平板式声调的原因时指出：因为这样提高了数量词与名词的结合度，数量和名词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否定辖域。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日语“一量名”有标记否定形式在使用上受到较多的限制，限制涉及到“一量名”构成成分量词、名词的性质甚至整个“一量名”结构的声调。

2.4 “一量名”作为域外论元时对形式的选择比较

贾黎黎(2005)指出：当“一量名”作为域内论元时，无论是日语还是汉语，含有“一量名”的否定句均可成立，不受任何句法限制。本文认为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如：

- (14) a. 不能给他钱，一毛钱也不给他。
b. 彼にはお金をあげてはならない。一円もあげない。
- (15) a. 可天上还连一只鸟也没有飞过来。
b. しかし空には鳥が一羽も飛んで来なかった。（例句转引自贾文）

贾文继续分析当“一量名”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且谓语动词为非作格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时，日语中含有“一量名”的否定句都自然，而汉语中含有“一量名”的否定句则都不自然。并且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一量名”通常被视为是无定的(indefinite)，而汉语中要求句子的主语必须是有定的，所以“一量名”的否定句不自然。因日语没有“主语必须是有定的”这样的限制，所以句子都是自然的。下面我们引用贾文的例句，说明这一分析是有问题的。

- (16) a. 一人の学生も論文を出さなかった。（及物动词）
*b. 一个学生也没交论文。

上文已经提到关于数量词作为限定词放在名词前形成“QのN”结构时，指特定的个体，也就是说例（16）a的主语“一人の学生”在这里并不是无定的而是有特指的。

下面我们再看贾文举的谓语动词为非作格不及物动词的例句：

（17）a. 一人の子供も寝なかった。（非作格不及物动词）

*b. 一个小孩也没睡觉。

同上文一样数量词作为限定词放在名词前形成“QのN”结构时，指特定的个体，也就是说例（17）a的主语“一人の子供”在这里并不是无定的也是有特指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日语中“一量名”在意义上充当“动作主体”仍可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的确是事实，但是这时的“一量名”不是无定的，是有特指的。本文认为产生上面汉语例（16）b和例（17）b都是不自然的，而日语例（16）a和例（17）a都是自然的原因并不是汉语和日语对主语有定和无定的限制决定的，而是“一量名”结构本身在汉语和日语中表现出的差异造成的。这里所讨论的及物动词和非做格不及物动词的域外论元，汉语和日语都要求是有定的。这是由于谓语动词的限制造成的。及物动词要求主语是有定的不言自明。非作格不及物动词句一般都是描写非终结性的活动，是针对即存的有定主语进行的描述（山森 2006：125）。汉语“一量名”作为域外论元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生成的句子都是不合格的，是由于汉语中的“一量名”通常被视为无定的，所以不能放在这一否定格式的主语位置上。此时汉语通过前加动词“没（没有）”，使“一量名”转为“没（没有）”的宾语，即域内论元格式使用。相对于汉语数量词和名词的词序基本固定的情况，日语数量词和名词的词序有几种变形，关于各种形式之间的语义差别尚有很多争论，但是基本共识是限定词放在名词前形成“QのN”结构时，指特定的个体，正因为此日语“一量名”作为域外论元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生成的句子是合法的。

但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表达上例（16）和（17）的语义时也经常使用无标记语序形式即：（16）c和（17）c，它们翻译成汉语时和（16）a和（17）a一样都只能译作（16）d和（17）d。

（16）c. 学生が一人も論文を出さなかった。（及物动词）

d. 没有一个学生提交论文。

（17）c. 子供が一人も寝なかった。（非做格不及物动词）

d. 没有一个孩子睡觉。

当数量词后置于名词构成“NCQ”格式，此时数量词被称为“浮游数量词”。因为浮游数量词容易与出现在域内论元位置上的名词词组发生修饰关系，所以浮游数量词主要用在表含有状态变化结果的终结性谓语句中。Miyagawa指出因为非做格不及物动词句和及物动词的域外论元主语名词与浮游数量词之间不存在互相c统领的关系。所以在非做格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作谓语的动词句中量词浮游的容忍度极低⁸。但是山森（2006：122）利用“资源领域”和“量化领域”的概念分析了Miyagawa学说的反例，认为“只要满足浮游量词的量化领域与充当动词主语的名词成分所指称对象的资源领域是相一致的”这一条件，浮游量词就不仅可以指向域内论元，也可以指向及物动词和非做格不及物动词的域外论元。也就是说上文中的“一人も”的量化领域是“全量”，充当动词主语的名词成分“学生”和“子供”所指称对象的资源领域是所指称对象的集合即全量，即量化领域和资源领域是相一致的，所以（16）c和（17）

c 所代表的例句也经常使用。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汉语中倾向于选择趋于语法化的“一量名”否定的有标记形式,而日语中“一量名”否定的有标记形式受到较多限制,则倾向于选择无标记形式。此外当“一量名”结构作为及物动词和非做格不及物动词的域外论元时,日语的否定句几乎不受句法限制可以自由使用;但是汉语的否定句则因受到句法限制,只能通过在“一量名”前加动词“没(没有)”,使“一量名”转为动词“没(没有)”的宾语,即域内论元形式使用。同时我们还分析了形成汉语和日语在这方面所受限制差别的成因是“一量名”结构本身的特性在汉语和日语中的差异造成的。除了句法对格式的限制以外,这一格式还在语义和语用层面表现出对量词、名词的选择与限制。

3 “一量名”否定格式对量词的选择与限制

3.1 在对量词的选择与限制上汉日表现趋同

胡清国(2006)、刘承峰(2007)都指出汉语“一量名”否定格式要求进入格式的量词必须处于量级序列的最低级次位置。在这一点上汉日“一量名”否定格式对量词的选择限制应该是一致的。因为这一格式在汉日语中都表达完全否定,是一种强调性的质的否定。戴耀晶(2000)指出质的否定是否认事物的存在或事件本身,即否认事物或事件在性质上的规定性,语义含义是“无”。汉日“一量名”否定格式对量词的选择限制属于格式本身的限制。但同时,“级次是因同一纬度上量的差异或等级的差异而形成的序列,级次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也是对世界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反映着对世界的认识程度(李宇明 2000:65)。那么分处不同语言社团的汉语和日语在对级次的认识上也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通过上文中我们所举的例(1)和例(2)就可以看出,对于汉语来说“一口”是处于“喝东西”这一等级序列的最低级次位置上的级次,而日语则把“一滴”作为处于“喝东西”这一等级序列的最低级次位置上的级次。在对语料库⁹中更多的例句的检索表明汉语和日语在对量的等级序列的最低级次位置上的级次的认知上(选择上)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同语言之间对量的等级序列上的最低级次的认知或使用习惯有可能存在差别,但是都选择各自语言所认知的量级序列中的最低级,即表达最小的,不可再分的量这一点是一致的。在有多个表示同量意义的量词的情况下,一般选择普适面大的通俗性的常规搭配¹⁰。

(18) a. 金儲けの手段として政治家を考えている人は一人もない。

*b. 金儲けの手段として政治家を考えている人は一名もない。

(19) a. 当時はたいへん貧しく、子供達に着物一枚新しく買ってやれなかった。

*b. 当時はたいへん貧しく、子供達に着物一かさね新しく買ってやれなかった。

*c. 当時はたいへん貧しく、子供達に着物一領新しく買ってやれなかった。

通过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日语中进入“一量名”否定格式中表示完全否定的量词一般是使用频率高,结合面大,不附带语体或感情色彩的通用性强的量词。这与胡文(2004)分析的汉语的情况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汉日“一量名”否定格式在对量词选择与限制上表现趋同。

3.2 抽象数量“一点”和“一つ”

在“一量名”否定格式中汉语中的抽象数量“一点”和日语中的“一つ”经常出现，在这一节我们首先就二者进行比较。然后在下一节中讨论在满足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级，即表达最小的，不可再分的量的同时，在选用专用量词还是抽象量词时表现出否定语义强度的差别。

胡清国（2007）指出“一量名”+否定是正在语法化的格式，其中“一点+否定”是更加虚化的“一量名”+否定格式，在该格式中出现的“VP”可以相当宽泛，除了及物动词以外，还可以是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胡清国（2004）在分析“一量名”否定格式语法化问题时，指出“一点”由表数量义逐步虚化表程度义的。日语中“一つ”的本义也是表数量的，但“一つも”作为否定极性成分与其相呼应的否定谓语和汉语一样组合也相当自由、多样，即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甚至可以是形容词。此时“一つ”也不表示具体数量，仅表示最低的程度。下文中例（20）和（21）中的“一つ”一个是修饰动词“納得できる”；一个是修饰形容词“嬉しい”的。“一つ”在这里都不表示具体数量，仅表示最低的程度。可见日语中的“一つ”和汉语中的“一点”在该否定格式中发挥着类似的语法功能。

(20) a. あなたの言い分には一つも納得できない¹¹。

b. 你的想法我一点也不能理解。

(21) a. 今更そんなことを言われても一つもうれしくない。

b. 到了现在你才说这些，我一点也不高兴（高兴不起来）。

在分析汉语中“一点”的虚化过程时胡清国（2004：57）指出由于“一点”表示不定的最小量，因此其后的名词经常可以移位至“一点”之前或句子的VP之后，由于名词的经常缺位，使得“一点”的表最低数量义产生了一些变化，体词性减少，更加虚化，成为单纯的表程度义。汉语的“一点”虚化程度很高，在与否定相呼应时，基本与否定极性副词“丝毫、完全、根本”等的语义相接近。与此相比日语中的“一つ”并没有虚化到汉语“一点”的程度。表数量义的用法仍然大量存在。用在表数量义时，“一つ”和名词的词序可以变化，如：

(22) a. 母は一つのリングも食べなかった。

b. 母はリングを一つも食べなかった。

但如果“一つ”在句中不表具体量，只表最低程度时，名词和“一つ”的词序就不能调换了，此时只能使用名词+“一つ（も）”的格式，如下例的（23），（24）只有a格式成立，b格式则都不成立。

(23) a. あいさつ一つできない。

*b. 一つのあいさつもできない。

(24) a. 風邪一つひかない。

*b. 一つの風邪もひかない。

（例子引自《デジタル大辞泉》）

“一つ”是日语中最常用的数量词，在表具体数量时应属汉语所分的“个体量词”，与汉语中的“一个”语义接近。“一つ”在否定句中表最低的程度，与汉语中的“一点”发挥着相似的语法功能，至于“一つ”是如何由表数量义虚化成表程度义还有待进一步考究。同时我们发现日语中很多与量有关的表全量否定的副词在译成汉语时都使用“一点”，如：

(25) a. ちっとも知らない。

- b. 一点也不知道。
- (26) a. 少しも驚かない。
b. 一点也不吃惊。
- (27) a. 些かも反省の色が見えない。
b. 看不出一点反省之意。
- (28) a. 合格するとは毛頭思っていなかった。
b. 我一点也没想到我会考上。
- (29) a. ご病気だとは露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b. 你病了我一点也不知道。
- (30) a. いじめる気は微塵もなかった。
b. 并无一点想欺负人的想法。 (例句和译文引自《日中辞典》)

上面这些例句中下划线处的词语都被称作否定极性副词，这些副词表现出的共同特点是原始语义或基本语义都与量有关，其中(25) - (27)中的“ちっとも、少しも、些かも”都是表极少的数量义；(28) - (30)中的“毛頭，露，微塵”都是由其名词本身的语义抽象虚化到表极小量义的。同时他们所表示的量又都是不确定的极小的量，这是他们语义逐渐虚化与否定呼应时表全量否定的共同的基础。另一方面说明汉语中“一点”的语法化程度非常高，在否定句中发挥着重要的强调作用。而日语中上面这些否定极性副词等与“一つ”构成互补，共同在否定句中发挥强调作用。

3.3 选用专用量词还是抽象量词表现出的差别

汉语和日语的量词都是通过对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的特征进行归类，划分而得来的。因此量词除了具有表“量”的功能以外，还同时具有一定的表“范畴”功能。那么在满足对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级，即表达最小的，不可再分的量的选择的同时，选用专用量词还是抽象量词又表现出怎样的差别呢？下面我们先来看汉语的例句。下例(31)和(32)中a句选用的都是专用量词，而b句选用的都是抽象量词“一点”，a句和b句在否定量域上，表现出差异。

- (31) a. 以前每天忙得团团转，现在一件事都没有。
b. 以前每天忙得团团转，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 (32) a. 一阵风也没有。
b. 一点风也没有。

上例(31) a句中的量词“一件”是计量相对完整的事件的，因此“一件事”表示“相对完整的事件”这样的—一个量，a句否定量域就是大于等于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的量，表示小于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量。与此相反b句选用的抽象量词“一点”是表示不定少量的，b句否定量域就是大于等于一个不定少量的事件量，表示小于一个不定少量的事件量。b句否定量域要比a句大，也就是说选用抽象量词的否定语义强度大于选用专用量词。例(32) a句也一样。“一阵”表示相对持续的一段时间量上的风，a句否定量域就是大于等于一个相对持续的一段时间量上的风，表示小于一个相对持续的一段时间量的动量。与此相反b句选用的抽象量词“一点”是表示不定少量的，b句否定量域就是大于等于一个不定少量的时间量

上的风，表示小于一个不定少量的时间量的风。b句否定量域要比a句大，同样选用抽象量词的否定语义强度大于选用专用量词。

下面我们再看日语的例句。下例(33)和(34)中a句选用的都是专用量词，而b句选用的都是抽象量词“一つ”，a句和b句在否定“类”范畴范围上，表现出差异。

(33) a. あの子は手紙一通よこさない。

b. あの子は手紙一つよこさない。

(34) a. 親は私にタンス一棹用意してくれなかった。

b. 親は私にタンス一つ用意してくれなかった。(例句转引自水野(1993))

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论及到的日语中用名词的光杆形式加数量词来表达完全否定的结构，有时甚至可以超出名词本身所指称的对象，否定范围可以涉及到名词所代表的某种一般“类”的完全否定。上例(33)a句中的量词“一通”只用于“书信，传真，邮件”等，因此其表示的范畴很小，a句否定的“类”也就比较小。与此相反抽象量词“一つ”的用法普遍，表示的范畴不具体，可以相当宽泛，所以b句否定的“类”不是个别的“类”范畴，而是激活了相关所有表“联系”的物或事。(34)a句也一样“一棹”是一个使用频率很小的量词，a句否定的范畴可以蕴含家具这一类，可是b句否定的范畴可以扩大到父母为孩子准备的结婚嫁妆整个类范畴¹²。可见日语选用专用量词时否定的范畴类范围较小，选用抽象量词时否定的范畴类范围较大，从而得到选用抽象量词否定强度大的特点。

3.4 小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和日语“一量名”否定格式对量词的选择限制上表现趋同，即都选择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级，即表达最小的，不可再分的量。在有多个表示同量意义的量词的情况下，一般选择普适面大的通俗性的常规搭配。此外作为另一共同点，在选用专用量词还是抽象量词上都表现出否定强度的差别，即选用抽象量词都有增强否定强度的特点。但是在增强否定强度这一结果的机制上汉语和日语表现出不同。汉语中专用量词往往比抽象量词表现出的量域大，因此汉语通过否定量域较小的抽象量词达到增强否定语义强度的结果。日语中抽象量词往往比专用量词表现出较宽泛的类范畴，因此日语通过选用表类范畴较大的抽象量词达到增强否定语义强度的结果。

4 “一量名”否定格式对名词的选择与限制

4.1 名词的限制

学者们注意到了一量否定格式对量词的选择与限制，如胡清国(2006)所说的量级序列的最低级次位置，刘承峰(2007)所说的语用单数等。可是学者们忽略了这一格式对名词的选择和限制。下例(35)a句成立，可是(35)b句虽然在句法上没有问题，但是语用上有问题，根据我们的语感觉得句子很别扭。a句和b句的差异只在名词部分，可见“一量名”否定格式不仅在句法上要求量词一定是处于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级次，同时在语用上还要求名词一定是处于语用前提同类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级次，必须是最普遍的，最有代表性的名词。“水”与“酒”相比在同类中“水”是最具有作为饮料被扑捉的典型性，而“酒”在这里就不能作为同

类事物中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级次，也无法作为某种事物的典型被捕捉，所以句子就不合法。

(35) a. 今年5月西来税务所根据政策在该企业一笔业务中依法减免了1万元税款，税务专管员在这家工厂连一口水也没喝。(北)

? b. 今年5月西来税务所根据政策在该企业一笔业务中依法减免了1万元税款，税务专管员在这家工厂连一口酒也没喝。

(36) a. 事实正是这样，8年来这个区当选的十佳公仆共计80人次，他们得到的奖励，没有一分钱奖金，没有一件奖品，甚至连一张奖状也没有，有的只是那老百姓一颗滚烫的心。(北)

b. 事实正是这样，8年来这个区当选的十佳公仆共计80人次，他们连一分钱的奖金也没有。

c. 事实正是这样，8年来这个区当选的十佳公仆共计80人次，他们连一件奖品也没有。

d. 事实正是这样，8年来这个区当选的十佳公仆共计80人次，他们连一张奖状也没有。

张旺熹(2005)指出在无序名词进入到连字句中时需要通过言语手段建构出其相应的序位来，本文认为非常有道理。“一量名”虽然已经通过句法手段建构了其在序列中的端点(起点或终点)地位，但是在有具体语境限制的情况下，就自然激活了“一量名”结构中的名词与其他名词之间的相应的情理联系，也就建构起了它们之间的某种序位。上文例(36)a中的奖金、奖品、奖状是一种建构起来的序位。虽然(36)b和c句也都成立，但是(36)d句的语义极端性明显更强。同时上文中的例句也表明，“一量名”否定格式，不仅仅表示对名词所指称的“类”的完全否定，在具体语境中，甚至可以超出名词所指称对象，含有对名词所代表的某种一般“类”的全面否定。如例(36)d，这里“奖状”就表示可以获得奖励的所有集合这一范畴，通过对它的否定，实现了对可以获得奖励的所有集合这一范畴的否定。名词什么时候能超出本身的指称，作为表一“类”的范畴，与句子的先设有关，同时先设不仅仅与句子有关，还经常与世界知识(常识)有关¹³。

4.2 日语疑问代词构成的“一量名”否定格式

日语中的“一量名”否定格式有种特殊的句式，名词部分由疑问代词“何、どこ、誰”来充当的“一量名”格式，试比较例(37)a句和b句在否定强度上表现出的不同。

(37) a. 昆虫採集に行ったが、トンボ一匹取れなかった。

b. 昆虫採集に行ったが、何一つ取れなかった。

c. 去捉昆虫，可是什么都没捉到。

a句使用昆虫采集中最具代表的“蜻蜓”加其专用数量词“一匹”与否定相连接，通过该句我们可以联想到对整个昆虫这一类的否定；而b句使用疑问代词“何”加抽象量词“一つ”与否定相连接，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何”所象征的“周遍类”和“一つ”所表示的“极性量”，这是日语中“一量名”否定格式的一种极端强调形式，日语使用这种形式进一步增强了全量否定的强调程度。汉语中没有类似的例句¹⁴，(37)b句翻译成汉语只能是c句。汉语中“疑问代词”与“都”相配合表示“周遍量”，“什么都”的意思包含了“一个”所表示的极性量，即“昆虫”中各类一个也没捉到之意。也就是说在自然的汉语中，同样表全量否定的疑问代

词和表全量否定的“一量”是不同现的。

下列日语的例句译成汉语都未出现日语中的疑问代词与一量同现的现象。

(38) a. 昨日から何一つ食べていない。

b. 从昨天起就什么东西都没吃。

(39) a. 玄関や客殿もあとに建てられた大広間も、何一つ損なわれていなかった。

b. 玄关、客厅还有后来修的大开间无一受损。

(40) a. 何一つ明確なものがない。

b. 没有一样是明确的。

(41) a. 身分を証明するものは、何一つ身につけていなかった。

b. 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一样都没带在身上。

(42) a. 彼の意見に誰一人反対しなかった。

b. 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的意见。

观察上面(38) - (42)的b句我们看以看出，日语中由疑问代词构成的“一量名”否定句在翻译成汉语时根据句子的具体情况有时译成疑问代词否定格式，如例(38)；有时如例(39) - (42)译成“一量名”否定格式。但是无论怎样汉语中疑问代词和“一量”同时使用的情况没有出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量名”格式对名词也存在选择和限制。为什么会这样，也是由该格式的格式强调义决定的。“一量名”否定格式是一种强调性的表完全否定的格式，通过对最低程度的否定达到质的否定，数词“一”、等级序列中级次最低的量词都满足了表示最低程度，但是如果名词不符合语用要求的最普遍的最有代表性的，并可以通过它推测到其他同类范畴的要求的话，句子也一样不能成立。另外日语中用疑问代词加“一量”构成的否定格式可谓极端强调形式，汉语中没有类似的例句。

5 结语

汉语和日语中都有用“一量名”+否定表示全量否定的强调格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对这一格式进行了汉日对比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一、在汉语和日语中“一量名”否定格式都有无标记形式和有标记形式之分。汉语中的“一量名”成分在无标记和有标记形式中都是无指的，对其的否定都表示“少于”，因为没有比“一量”（最小量）再小的量，也就没有可以肯定的量，从而达到了对整个量级的否定。日语中的“一量名”成分在无标记形式中是无指的，对其的否定表示“少于”，因为没有比“一量”（最小量）再小的量，也就没有可以肯定的量，从而达到了对整个量级的否定；在有标记形式中“一量名”是有指的，对其的否定是表示全量否定。也就是说日语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达到了相同的否定结果。二、在对无标记和有标记形式的选择上，汉语倾向于选择趋于语法化的有标记形式，而日语则倾向于选择无标记形式。当“一量名”结构作为及物动词和非做格不及物动词的域外论元时，日语的否定句几乎不受句法限制可以自由使用；但是汉语的否定句则受句法限制，形成汉语和日语在这方面所受限制差别的成因是“一量名”结构本身的特性在汉语和日语中的差异造成的。三、除了句法对格式的限制以外，这一格式在汉语和日语中都表现出对量词

的选择与限制，即都选择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级，即表达最小的，不可再分的量。在有多个表示同量意义的量词的情况下，一般选择普适面大的通俗性的常规搭配。此外本文首次明确提出这一格式在语义和语用层面表现出对名词的选择与限制。即要选择最普遍的最有代表性的名词，以便满足格式的通过它推测到其他同类范畴的要求。日语中有极端强调形式：即用疑问代词加“一量”构成的否定格式汉语中没有类似的例句。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跨语言的格式对比分析对进一步发现格式本身的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数量与否定的关系一直是否定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仅以“一量名”+否定为对象进行了分析，下一步我们将对其他表数量的词语与否定的关系进行汉日对比分析。同时本文还讨论了汉语中的“一点”和“一つ”在“一量名”否定格式中的表现，以及日语中名词部分由疑问代词“何、どこ、誰”来充当的特殊“一量名”否定格式。这些用法与否定极项副词，“疑问代词+都/也+否定等格式相关联，本文也未能深入讨论，我们将另文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附注：

¹ 关于“一量名”即可以表大量也可以表小量的说明，参见李宇明（1998）。

² 本文所引例句注明出处，没有注明的例句系自作的例句。

³ 转引自山森（2006）。

⁴ 水野（1993）指出日语中这种用名词的光杆形式加数量词来表达完全否定的结构，有时甚至可以超出名词本身所指称的对象，否定范围可以涉及到名词所代表的某种一般类的完全否定。

⁵ 根据贾黎黎（2005）的说明：域外论元指及物动词的主语，非作格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域内论元指及物动词的宾语，非对格不及物动词的主语。

⁶ 文中引自北京大学语料库的例句，都标为（北）加以注明。

⁷ 日语数量词与名词的词序基本分为以下三种：三本の木 = Q の N；木三本が = NQC；木が三本 = NCQ。

⁸ 详细内容请参考山森（2006）。

⁹ 汉语语料使用的是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日语语料使用的是国立国语研究所的《KOTONOHA 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モニター版。

¹⁰ 受篇幅所限本文此处对汉语不具体举例，汉语的举例和分析可参考胡清国（2006）。

¹¹ 日文例句转引自《現代日本語文法 3》：270，汉语系笔者自译。

¹² 此处的分析参考了水野（1993）。

¹³ 这里说的常识很可能是对部分人来的常识，如下例中“氨基酸”在这里超出了本身所表示的事物，表示营养成分这一集合范畴。一般人知道“营养液”里应该含有营养成分，但是什么是最低程度，一般人就不一定能先设到了。所以说出上面的句子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作为先设，但是，理解这个句子没有专业知识也可以通过格式本身所表示的强调义推断出“氨基酸”在这里超出了本身所表示的事物，表示营养成分这一集合范畴。

（例）据卫生部官员介绍，今年上半年卫生部抽查了北京市场上的 21 种营养液，50%没有达到标准，有的甚至连一点氨基酸都没有！（北）

¹⁴ 我们在北京大学的语料库中只找到了一个相近的例句，而且这个例句是翻译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 [1] 曹秀玲. “一（量）名”主语句的语义和语用分析 [J]. 汉语学报, 2005(2).
- [2] 戴耀晶. 现代汉语否定标记“没”的语义分析,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3] 郭锐. “一个人(也/都)没来”句式的配价分析,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 韩志刚. 表事物周遍义时“什么/谁+都/也……”与“一量+事定”的差异, 似同实异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5] 胡清国. “一量(名)+否定”格式的语法化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4(1).
- [6] 胡清国. 否定观念和否定范畴 [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6(2).
- [7] 胡清国. “一量(名)”否定格式对量词的选择与限制 [J]. 汉语学报, 2006(3).
- [8] 胡清国. “一量名”否定格式的两种语序及其制约因素 [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4).
- [9] 李宇明. “一量+否定”格式及有关强调的问题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5).
- [10] 李宇明. 汉语量范畴研究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1] 刘承峰. 现代汉语“全量否定”研究 [J]. 语言科学, 2007(1).
- [12] 刘丹青、徐烈炯. 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 [J]. 中国语文, 1998(4).
- [13] 倪建文. “一……也不(没)”句式的分析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1, (2).
- [14]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 (1).
- [15]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16]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 [17] 宋文辉. 词序与“量”否定的结果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
- [18] 石毓智. 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1.
- [19] 张旺熹. 连字句的序位框架及其对条件成分的映现 [J]. 汉语学习, 2005(2).
- [20] 井上 和子編. 日本文法小事典 [M]. 大修館書店, 1989.
- [21] 奥津 敬一郎. 数量表現の文法 [J]. 日本語教育 14, 1969.
- [22] 金水 敏等. 時・否定と取り立て [M]. 岩波書店, 2000.
- [23] 水野 マリ子. 否定対極のメカニズム「魚一匹いない」と「一匹の魚もない」 [J]. 神戸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 1, 1993: (39-45).
- [24] 日本語記述文法研究会編. 現代日本語文法 3 [M]. くろしお出版, 2007.
- [25] 沼田 善子. 現代日本語とりたて詞の研究 [M]. ひつじ書房, 2009.
- [26] 山森 良枝. 日本語の限量表現の研究 [M]. 風間書房, 2006.
- [27] 山田 小枝. 否定対極表現の諸相 I [J]. 千葉大学教養部研究報告, 1993:195-203.
- [28] 山口 直人. 類同を表す“也”と否定のスコープ [J]. 日中言語対照研究集 11, 2009:63-78.